

梁鳳儀 封筆前奏曲

封筆數年的梁鳳儀最近「重出江湖」，去年在微博發布撰寫長篇史詩式系列小說「我們的故事」的消息後，今年將帶來第一部上下兩冊的小說《亂世佳人》，現身香港書展，7月19日將舉辦講座，與書迷分享新書內容。曾出版過百部作品的她，一直把工作重心放在企業上，坦承做生意、決策才是她的正職，創作是副業，因而這次拋開正職投入寫作的決定，既讓人大跌眼鏡，也讓書迷欣喜不已。但梁鳳儀再三強調，這是她的封筆之作，以後絕不會再創作，因為「創作太寂寞了」。

她熱愛商界，更愛家庭，希望退休後能做一個稱職的家庭主婦。創作？已經足夠了。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圖：被訪者提供

一直以來，梁鳳儀都被標籤為大眾文學作家，尤其擅長寫財經愛情小說。她寫商界的風起雲湧，寫商業買賣的操作，也寫她的愛情信仰。但這次的系列小說，她一反常態，放棄自己最有把握的財經類創作，反而寫一套政治愛情小說。小說的時間跨度非常長，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寫至2017年香港回歸二十年，整個系列預計超過六十萬字。

如此龐大的創作，她給自己一個時間——五年，她說必定在2017年7月1日前完成。她坦承，早於十多年前已有寫政治小說的打算，只是那時的她太忙，沒辦法靜下心來寫，但隨着年紀愈來愈大，加上倪匡先生的鼓勵，她才給自己一個明確的限期，強迫自己去完成這套書。對她而言，這套書將是她創作生涯的一個總結，也是她作為作家的最後一個使命——紀錄歷史。

寫政治愛情小說

無論是以前她寫《盡在不言中》，還是如今寫《亂世佳人》，總覺得對於梁鳳儀來說，寫書並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以前她是一個「快槍手」，一天可以寫出一萬多字，如今的她雖然笑說自己寫作的速度已經大不如前，但搜集資料、大量閱讀加上構思寫作，她也不過用了四十多天便完成二十多萬字的寫作。雖然第一部小說出來了，可以鬆一口氣，但梁鳳儀還是忍不住說，創作實在很可怕。

這也是她抗拒成為一個作家的原因。「我一定不做，一定不再寫。」梁鳳儀說得堅定，「做作家像懷孕一樣，懷孕時你怎麼知道生出來的是甚麼。」第一，有可能胎死腹中，寫到最後寫不出來並不奇怪；第二，有機會難產；第三，生出來後發現孩子可能是瞎的、啞的、缺了手腳的，是一個殘疾人士。「大家都知道你懷孕了，你要讓孩子順產生出來，眼耳鼻喉都齊全，那才是皆大歡喜，如果是帥哥美女就更開心，不是也沒關係，起碼健康健康，這個過程多麼不容易！」她形容作家是不斷懷孕、不斷恐懼的工作，又寂寞又辛苦還要擔驚受怕，她並不喜歡這個過程。而寫「我們的故事」這個系列更讓她害怕，因為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寫作計劃，而且結構也非常複雜，背景牽涉香港六十多年的歷史，稍不留神，容易寫得不好。

串連歷史與人情

故事從1949年開始說起，這一年是新中國成立之年，也是梁鳳儀的出生年，從這一年到2017年，香港發生了很多重大的事件，小說融合政情、商情、人情、愛情，娓娓道出一個家庭三代人六十多年的人事變幻。目前寫完的《亂世佳人》，背景只涵蓋了1949至

1959這十年，首先登場的人物有點特別，因為作者將自己父母的影子投射進去，因而內容、情節有不少來自於自己父母的經驗。

「一開始的十年，香港的歷史根本就是共產黨與國民黨鬥智的政治舞台，那時候兩黨鬥得厲害，無論嘉頓事件（雙十暴動）、大公報事件（1952年因譴責港英政府惡行被罰停刊12日）、喀什米爾公主號爆炸等，都是政治事件，這也是在香港發生的重要歷史，不能不寫。」

民生方面當時香港民不聊生，住屋問題一直困擾港人，幾場大火如石硤尾大火、東頭村大火等，導致數十萬人無家可歸，大火的發生讓港英政府正視居住問題，設立徙置區，這才有七十年代的居者有其屋計劃。這是一個發展的過程，那麼商業、教育、人情這些歷史又如何？「那時地頭蟲是廣東幫，過江龍是上海幫，上海幫來到香港發展，他們如何輪給廣東幫呢？」只怕很少小說會觸及這些商業發展。

第一部小說後，第二部將從1960寫到1975年，然後是1976至1997年回歸前，最後是1998至2017年回歸二十年的審視，以時間作為小說的分野，以愛情穿梭其中，這不僅是歷史書或政治書，而是以人情包裹着政治社會民生的一部小說。

「這是梁鳳儀的故事，也是你的故事、他的故事，更是香港人的故事。」

大眾文學有價值

正因為結構大、牽涉的類型、層面也多，這也是為甚麼梁鳳儀今年才正式動筆，「這是我一直抗拒

執筆的原因，擔心自己寫得不好，這麼多年沒有寫作了，自己能否駕馭整個結構，真的很擔心。」不能否認的是，寫政治愛情小說比財經小說難太多，「財經只是一點皮毛，如果看過的話，你會知道那是一個背景，不過是一個發生在財經界的故事而已，只有一點點財經技巧，但這次的定位，我沒辦法不去面對政治這回事。」

重新執起筆桿，倪匡的鼓勵與推動應記一功。他說，一個作家停下來不寫的話，就很難執筆再寫，你必須克服它。「他很緊張我的書，更幫新書寫序。」

對於過去創作的小說，儘管被定位為消閒小說，但她已經很滿意，甚至覺得自己就是要寫大眾文學。沒人喜歡看財經書，但加上愛情，就變得容易讀下去，這次的政治小說也一樣，政治歷史太沉重了，加入愛情人情，就變得可親可愛。她樂於創作消閒小說，因為容易看容易消化，讀者也容易接收訊息。「用顯淺易明的寫法，讓讀者享受閱讀，他們看得開心，得到一些訊息，這是最想要的結果。」在她眼中，大眾文學有其價值，帶給人刺激、娛樂，也是一種價值，瓊瑤的書影響了幾代人，能夠經歷這麼長時間的洗禮，書依然有銷量，這一定有其道理。

「我的書雖然不是定位很高，只是以我的才學，能夠寫出這麼多書，有這麼多人喜愛，我已經非常滿意。我不是冰心、魯迅、巴金……我也寫不過金庸、倪匡這些香港大作家，但我的書有讀者，已經有自己存在的價值。」



書介

圖文：夏 楹

山本耀司：My Dear Bomb

作者：山本耀司、滿田愛
譯者：陳品秀
出版：行人文化



日本知名時裝設計師山本耀司的親筆自傳，揭開時尚大師神秘的一面，作者也毫不保留地剖白自己的人生。除了讓大眾見識其設計天分及努力的痕跡外，他還大談創作的本質及對於衣飾、布料等細節的靈感構思，充分表現了其與主流時尚背道而馳，卻又能引領潮流的魅力。書中特別收錄山本耀司重要的設計年譜及數十張設計手稿，絕對是從事設計及嚮往時尚者不可錯過的作品。

寂靜的花園

作者：角田光代
譯者：劉子倩
出版：聯經



「如果沒有那天堂般的夏令營，我或許早就活不下去了。」每年暑假，七個家庭總會在森林中某所豪華別墅裡聚集。看似不同的組合，唯一的共通點就是獨生子女家庭，然而沒有孩子知道彼此間究竟是甚麼關係。直到某年的家家酒婚禮，家長們極力隱瞞的秘密藏不住了……七個孩子闡述那幾年別墅夏令營的時光，作者以「人類是否也有生育與出生的自主權利」為題，挑戰人工生殖法、捐精產子等社會道德問題。

改寫分手

作者：阿離、林慧遠
出版：三聯



無論是被分手還是提出分手，總是百般滋味在心頭，各自有不同的處理方式。本書二十六篇有關分手的慘痛經歷，全部都是真實的個案，也許有一兩個故事會讓你心頭莫名奇妙地拉扯。這本書不能改寫你的分手故事，卻可以改寫你對「分手」這個詞語的認知，繼而改變你面對分手時的態度。說穿了，分手不過是人生其中一道風景，亦是智慧的練習場，分手後你的生命才真正開始。

富足：解決人類生存難題的重大科技創新

作者：彼得·戴曼迪斯、史蒂芬·科特勒
譯者：陳森
出版：周周



有沒有想像過二、三十年後高科技的發展可以解決能源危機、氣候暖化、糧食不足、貧富差距等世界難題？作者迪曼蒂斯確信科技正在以幾何級數增長，其蘊含的潛力很快便可將世界上的貧窮徹底消滅。他在書中提出大量例證，同時相信藉着現時社會擁有的資金及技術，推動高科技革命絕非難事。儘管科技可以救世界，但我們也面對着挑戰：如果一個人無須動手就可輕易擁有能源、食物、醫療等，人類還能找到自我存在的價值嗎？

歲夢紀

作者：王文娟
出版：印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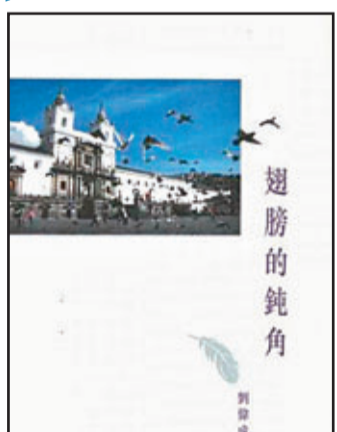
懷孕的每一天都有如夏日的午後陽光，充滿希望與溫暖。這是一個新手母親與未來孩子在同一個生命體中，合力完成的創作，是媽媽與寶寶的共同成長記錄。作者以細膩動人的語言傾訴懷胎十月的快樂和憂愁，從零開始學習並重新認識母親的職責。同時這亦是寫給即將成為及已是母親的女性的備忘錄，無論是過去還是未來，都能一起經歷當中的喜悅與忐忑，溫馨無比。

用鈍角高飛

書評

文：陳德錦

幾年前我讀劉偉成第一本散文集《持花的小孩》(2007年匯智版)，印象較深刻的，是他不忌篇幅大作，而且喜歡在文章裡引用詩歌。劉偉成是詩人，引用詩歌似乎無可厚非。但寫作散文，最好不加插詩作，一則詩文相混，體格不純，二則兩體並觀，總見得失。《持花的小孩》後來獲得中文文學雙年獎推薦獎，我特別注意集中一些論理之作，像〈吻〉和〈沒有「背影」的一代〉；後者是因應朱自清的〈背影〉「行情漸下」有感而作，作者列舉他生命中的不同背影，提示讀者珍重友情和親情。最近讀了劉偉成第二本散文集《翅膀的鈍角》(2012年匯智版)，發覺引詩不多，所引的也大多是他人之作，心裡一喜，也憑舊日印象，細看這本新書是否仍有處理一些恢宏的主題。但不覺幾年時間，作者已從「散文路」上拐個彎，走進他的「故事巷」中。



作者：劉偉成
出版：匯智

《翅膀的鈍角》雖仍能看出一些由前作伸延的題材，但視野有所擴展，筆法也有所變化。〈紫荊燭〉寫一個女孩如何製作教堂的紫荊燭，作者以小說筆調和細描手法放大了製作蠟燭的過程，進入女孩虔誠專一的情感世界。細密的寫法，使我想到普魯斯特寫《追忆似水年華》時擅用的聯想、烘托、建築式的織體手法。但再想兩者又有差別：普魯斯特顯然是寫小說，筆下真實人物卻透過心理的折射來表現，劉偉成卻喜歡走進小說世界，尋找其中的虛構人物，在他們身上反省現實人生。〈從童話繪本轉出來的人〉寫了二十一個虛構人物，也寫了二十一個體悟。像〈愛書人〉表達了「愛裡該有捨棄，而不是互相桎梏。在捨棄中我們會變得輕盈、清透，連所謂的空虛缺失也不復存在。」抒情式的警句，充滿這部散文集。

劉偉成多年從事編輯工作，職業對他寫作的助力是可見的。這方面他可算厚積薄發，比別人勞動得多，卻精於選材，寫出的多是精品。集內文章不少是身為編輯的作者夫子自道，各輯文字稱作「剪」、「輯」、「輯錄·事故」等，表明這些精品都經過辛苦的經營。集內最長也最難處理的一篇是〈剪的情緒〉，寫法有點跟早年的〈吻〉相似，亦即以多面、散點的方法，網羅種種跟剪刀相關的事物，隨意跳接，有往事的追憶、有世情的觀察、有文藝的鑑賞，也有對前輩作家的致敬。風格上，能得學者的博雅而無學者的迂闊和炫學，具詩人的睿智而無詩人的傷感或偏激。在年紀相近的本土作者中，有這樣筆力的並不多見。

他不但出入文學、童話、繪本、電影、西洋畫，也在過去事物中展露懷舊的感情。集內的〈消失中的文具〉把削短了的鉛筆稱為矮小難捉牢的樹精，把「砂膠」視為絕種的渡渡鳥，頗見理趣。在〈說紙·紙說〉中，論書法、談紙張之餘，想及「如果印在紙張上的內容不是紙張想說的話」，因此對從前造紙者的嘔心瀝血和今天樹木被濫伐及廢紙充斥，感觸良多。

土生土長的劉偉成，寫作上無疑具有「本土風格」。不過，即使被認為本土作者，《翅膀的鈍角》也不局限於書寫本土。其中幾篇遊記也寫得情理俱備，眼界寬宏。作者到了瑞士策馬達，獨挑〈高山薄雪草〉為題，還附了一首詩作。這首詩以小草諷喻世情，是我讀過他最好的詩作之一。詩文兩相輝映，逼使我收回前面批評的話：散文裡有詩其實很正常，也很自然，重要的是作者的風格是否因此透亮。

中國畫中的傳統智慧

作者：王家春
出版：中華書局



2011年，由王家春創作的中國第一本用中國畫形式再現中華傳統智慧的經典作品《打開心窗——讓幸福飛到你身旁》簡體中文版面市後好評如潮。此次出版繁體中文版，主要面向廣大香港和東南亞地區的讀者，由中國工程院院士、香港大學副校長李焯芬、國家博物館副館長、著名評論家陳履生、《畫風》主編懷一以及香港英皇證券集團董事總經理楊琰詩作序，推薦給海內外讀者，幫助更多朋友汲取其中啟迪心靈、開明智慧的正能量。

王家春是陝西省政協常委、西安美術學院客座教授、著名「哲理中國畫」畫家，他利用業餘時間潛心研究理論和書畫創作，出版多部著作，創作的「哲理中國畫」系列因其獨特的畫風和其中所傳達的哲學理念和人生智慧深受大家喜愛。

王家春的「哲理中國畫」被譽為中國畫版本的「心靈雞湯」和掛在牆上的「心靈動力」。他的作品畫面純淨，簡約明瞭，頗具童趣，質樸天真卻不失功力，清新簡潔中蘊含智慧，如李焯芬院長所稱讚，「哲理入畫更動人」。香港英皇證券集團董事總經理楊琰詩也給予本書很高的評價，她說：「王家春老師以深入淺出的手法，以畫悟道，對知音者來說，自是高山流水，圓通無礙；但對初次接觸中國畫的人來說，亦能同樣備受感動，自然地愛上這種簡約的畫風，更愛上書中帶出的那種正向能量。」

此次出版的繁體中文版《打開心窗》，共收錄王家春精心創作的80幅作品，包括「把心放宽」、「大膽唱出自己的歌」、「不爭是一種大智慧」三部分。每幅畫配以充滿人生哲理的小品文，畫文相輔相成，趣味橫生，意味悠長，如一股甘泉沁入人心，發揮滋養的作用，或靜心、或勵志、或悅己、或撫慰，深入淺出地將啟迪心靈悟性的智慧、提升精神力量的智慧、教人慈悲向善的智慧、解決衝突對抗的智慧、把握命運積極向上的智慧等人生哲理傳遞給讀者，受益無窮。